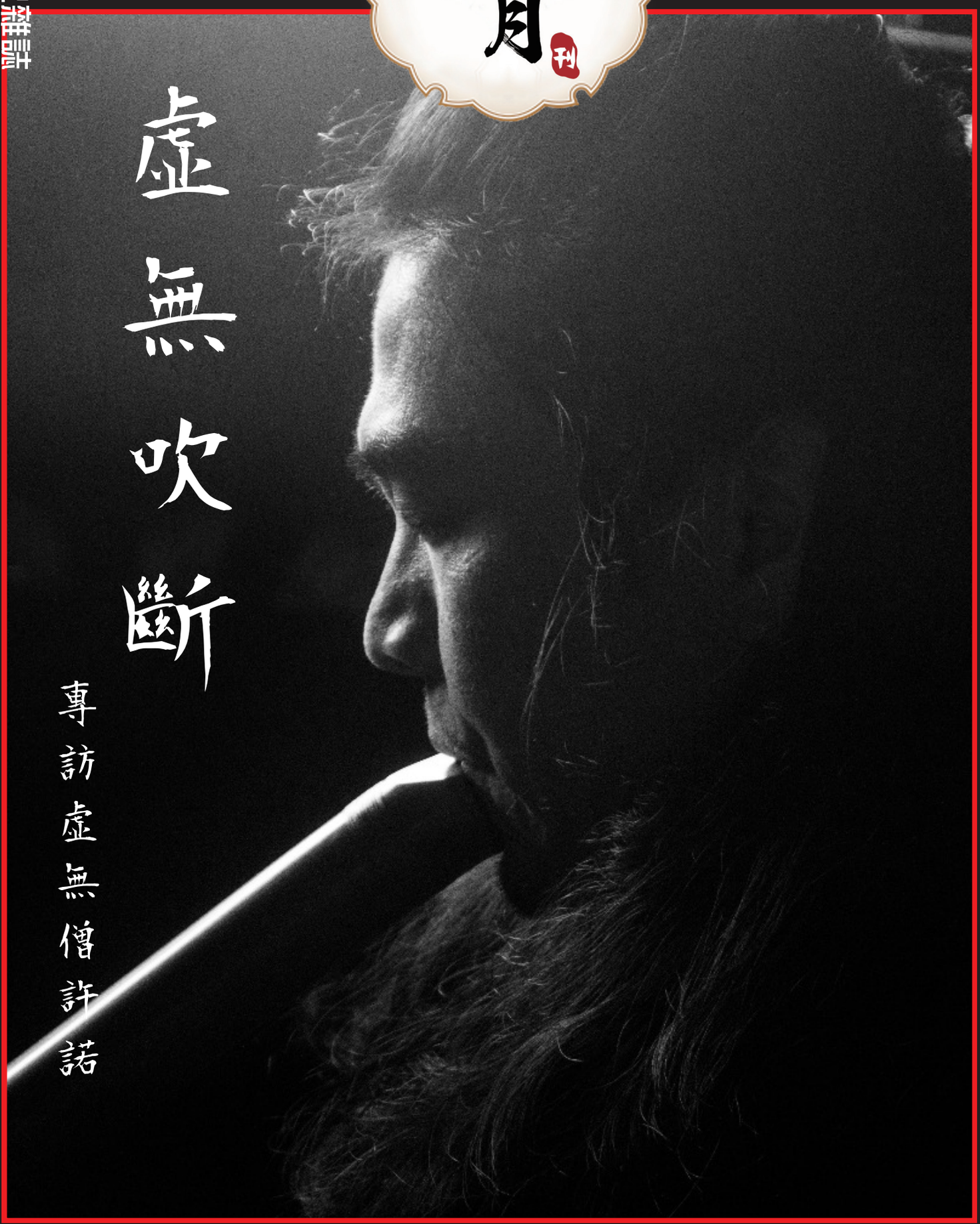
11 第十一期
2020.3
弘十文化雜誌

千月刊



虛無吹斷

專訪虛無僧許諾

COVER STORY

撰文：顧曼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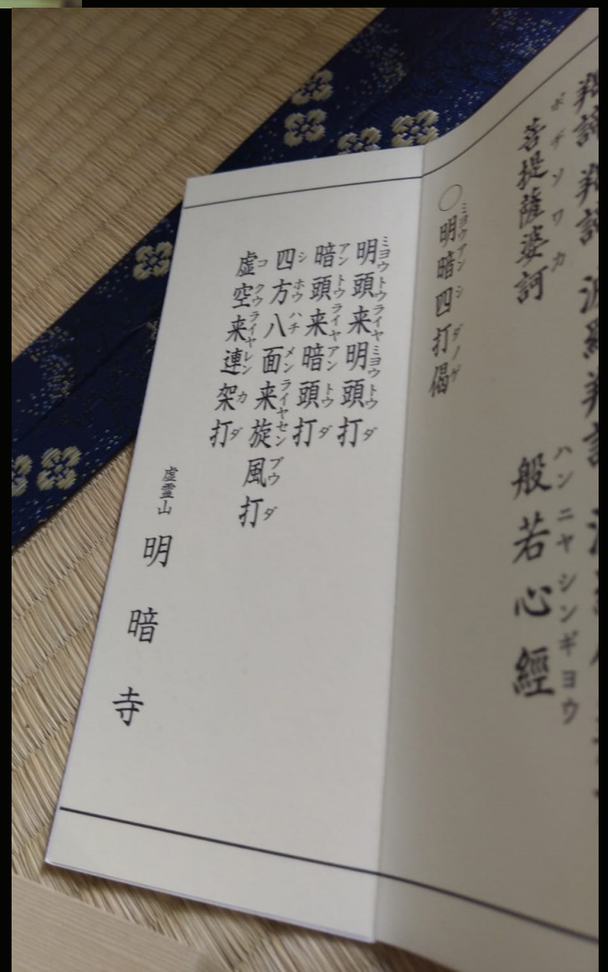
喧囂的街頭，身穿日本虛無僧服的許諾，盤坐在草蓆上，在觀眾圍繞下吹奏起尺八。

尺八，是古代竹製吹管樂器，前四後一共五孔，因其長度多為一尺八寸而得名。為隋唐時宮廷的主要樂器，但宋朝以後逐漸式微。據說是宋朝的普化宗居士隨渡唐的日本臨濟宗僧人回到日本，向當地人傳授尺八，更成為日本僧人的修行法器。傳承至今，成為日本的文化瑰寶。然後經過了一千三百年的歲月，這種聲音，又再次回到這個香港人身上。

「如常生活」是指將修行成果應用到生活，並非只有拿起尺八穿上僧袍的時刻才算修行，建立自己與社會、大自然的關係，以慈悲的態度生活。佛學常常提到「慈悲」，怎樣才算慈悲？要做許多善事？要令自己人見人愛？都不是，金剛經的「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就是要人放下分別心，不執着甚麼為之「好」，「你」、「我」都不存在，只是語言帶來的虛妄，故此不立文字，音樂已足以普度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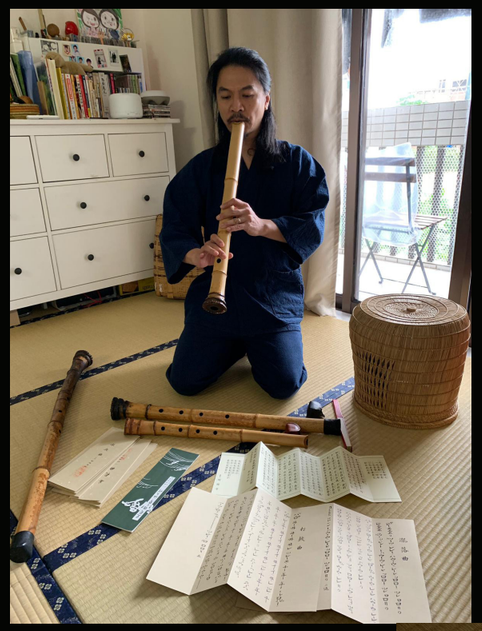
許諾老師是「明暗寺」（又稱「明暗教會」）極少數的香港弟子，也是「鈴法會」的創辦人。位於京都的明暗寺是普化宗的總本山，寺名源於普化禪師的偈：「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面八方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這句話的含意沒有標準答案，明暗寺亦沒有明確教義及考核，唯一信奉「虛無吹斷」四字，以吹奏尺八生活。

佛教禪宗號稱「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卻留下大量耐人尋味的公案，日本的普化宗更省去敘事的語言，以樂曲度眾生。許諾剛進入明暗寺時問住持：「除了尺八修行，還要注意甚麼？」然而住持只著徒弟「如常生活」。日本僧人脫下僧袍，便回到社會生活，回到自己的家庭、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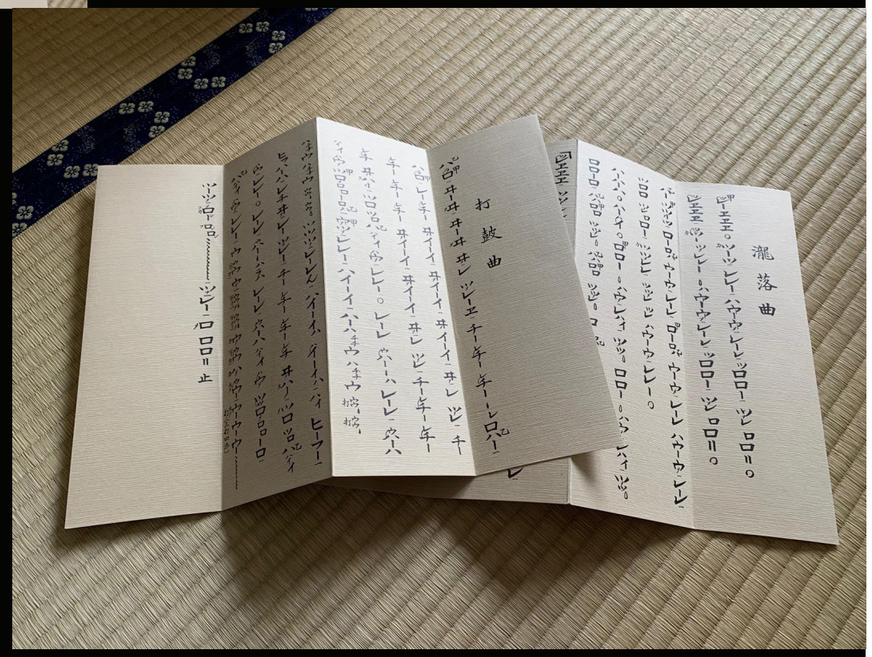


虛無僧行腳時吹着尺八，不言不語，予人神秘印象。傳說江戶時代幕府會讓犯事的浪人轉職為虛無僧，借自由行腳的便利為幕府收集各地情報，並以手上尺八為武器。儘管虛無僧在過去的生活面貌已不可考，他們身上的各種道具仍然有意義。最突出的當數他們套住頭部的「天蓋」，「天蓋」的作用是遮蓋面容，將「我」的特徵及身份隱藏，呼應佛教「無我」思想。

胸前木箱寫有「明暗」二字，表明來自哪個寺院，同時是個錢箱，若果覺得動聽記得打賞了。虛無僧像落語家般佩有一把紅色摺扇，說佛偈時可以比劃一番，還可以平放托起尺八，防止尺八滾動移位，最現實的作用就是張開扇子，接住賞錢再倒入錢箱。



尺八由天然竹枝的底部製成，每支尺八獨一無二，沒有絕對音準，加上尺八是一門追求個人風格的音樂，所以合奏起來此起彼落，與西洋管樂團演奏效果不一樣。既然沒有考核，每人的演出風格都不一樣，老師應如何評定學生的造藝？許諾指每個流派做法不一樣，有些流派要求學員先學「三曲」，即尺八、日本箏、三味線這三種樂器，然後老師安排各種演奏讓學員參與，應付得到就學習下一階段的事物。明暗寺裡傳授的是獨奏「本曲」，即是寺廟專門為尺八創作的曲目。寺廟不是純粹的音樂學校，老師不只評定學生的技巧，更會看心態，對吹禪的了解。



・尺八曲譜由假名編成

都市人生活很忙，時間永遠不夠用，許諾的一位學生曾經表示想以一種事物修行，例如學習尺八，但苦於抽不出時間，在堅持與作罷間掙扎，故尋求老師的忠告。許諾則告訴學生，懂得問這個問題，代表他已經在修行當中了。修行沒所謂起點或終點，不是拿起尺八、走入樹林打坐才算修行，透過思考自己應該做甚麼、取捨，了解自己多一點已是考驗。從無明，到無我，再認識自我，不過是放下「執着」的過程。

音頂天 来来

鈴法會
地址：南丫島榕樹灣高塱村53號1樓A室
網址：https://www.shakuhachi-hk.com/
電郵：shakuhachi.hk@gmail.com
電話：+852 96367743

撰文：張志華

日本刀歷史—江戶時代

關原之戰之後，德川家康以君臨天下之勢建立德川幕府。政治的穩定讓日本進入了商品經濟的繁榮期。 城下町的發展讓日本出現的新的經濟中心，參勤交代讓日本地方與中央政府的交流增加，同時也促進了文化和物流的長足發展。

在穩定而資金豐裕的年代，刀劍作為武器的作用大減，因而蛻變成為身份的象徵和炫耀的工具。幕府在江戶中期的寬文年間（1644-1680）通過規定，只有武士階級擁有特權可以佩戴「二本差」，亦即打刀和脇差，並對其長度及規格等加以限制。町人則只可以佩戴脇差，武士與平民之間的分別也被正式「可視化」。二本差的長度在整個江戶時代都有所更新和修改，直到幕末時候，松平春嶽在「幕儀參考」裡面所作的定寸為打刀二尺三，脇差為一尺六七寸前後。

由於町人被容許攜帶脇差，因此富裕的商人以極盡奢華的模式，在刀劍裝飾上投下大量的金錢以彰顯其財力。這使與刀裝相關行業的職人競爭白熱化，其技術上得以不停的提升，刀裝的藝術領域也不斷的得到昇華。

江戶時代長足的物流的發展，使製造刀劍的原材料，得以從過去的原產地轉運到全國各地。刀劍製造也從過去主要受制於原材料所在的生產基地域，變成全國各地的城下町都可以有自己的製刀工場。人流和物流的流通，也使其造刀技術的交流增快。江戶時代以美濃鍛治為主，其技術的影響遍及全國各地。

江戶與大阪為當時主要的刀劍生產地。江戶所生產的刀劍偏向於實用的風格，而大阪的則走豪華風。此時代的刀工，以江戶的長曾彌虎徹，濤亂刃的始創人大阪的津田越前守助廣和有大阪正宗之稱的井上真改（二代和泉守國貞）為代表。

江戶時代開始，德川幕府制定符合武士身份佩戴刀具的法則，「二本差」的概念開始登場。武士可以佩戴一大一小的兩把刀（刀及脇差）。幕府對武士在正式場合的規定頗為嚴格，例如在禮儀場合所佩戴的刀有以下的規定：

1. 柄需要使用黑絲菱卷
2. 鞘需要是黑色的
3. 下緒需要與柄卷同色
4. 柄頭需要使用水牛的角而造成
5. 三所物（目貫，笄，小柄）需要以赤銅磨地或魚子地及家紋

・三所物 京金具師 三葉葵紋図

江戶時代，並不如後世所認為，只有武士才能帶刀。其實一般的平民帶刀並沒有完全被禁止。從二代將軍秀忠到十五代的慶喜，一共頒布了十五次有關於帶刀的法令，分別針對不同地方，不同的人群作出帶刀的規定。譬如秀忠在元和8年（1622年）對奉公的武士和町人所作出的規定，是在火災發生的現場不能帶刀（刀或脇差）。相信與幕府希望避免有人趁亂發生搶掠和騷動有關。

藤田新太郎編画『徳川幕府刑事図譜』より「御様の図」。切り手は山田浅右衛門か、それとも「手代」の門弟か。（国会図書館所蔵）

在商品經濟繁榮而社會相對穩定的江戶時代，日本刀被賦予新的意義。由於進入和平時代，刀不再是戰場上的一種武器，而是蛻變成為武士身份的象徵和町人的奢侈品。對刀的評價，也開始從作為武器的性能，轉變為試斬能力的評定。開始的時候，是以活的死囚作為試斬物，後來則改用死囚的屍體。幕府有專門的役人進行這項工作，其中最為出名的是山田淺右衛門家。山田家一共有八代十名的專職試刀人，其中以文化年間（1804-1818年）五代吉睦最為有名。由於其職能及對刀鑑定的豐富經驗，於寬政9年（1797年）編成“懷寶劍尺”一書，以記載日本刀匠的排名。書中的刀工分別被列為最上大業物，大業物，良業物與業物四種。其中廣為人所熟悉的長曾彌虎徹便是被列為最上大業物之一。

撰文：郭世孝

關於「跪坐」

時至今日，日本傳統家庭會鋪設「塌塌米」，家人日常也普遍採用跪坐，往往以為是日本獨有傳統。事實上，中國早在先秦時期已有之。

據《禮記．曲禮》的記載：『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裡面講的，是主客雙方謙讓的互動，但更重要的，是提出當時的人，無論任何身份，都會採用跪坐，也可算是比較早出現關於跪坐的文獻記載。

在古代中國，跪與坐的形態相似而有所不同。跪的形態為「斂膝傾腰」，即兩膝著地而臀部不落腳踵之上，上身虛懸；坐的形態則為「屈膝降腰」，兩膝著地，臀部落在腳踵之上，這種坐姿就跟日本的跪坐十分相似了。除此之外，從跪坐衍生出來的禮拜方法也是琳瑯滿目，都詳細歸納記錄在南宋大儒朱熹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雜記六十八雜著的跪坐拜說之中。

但無論是跪還是坐，這種坐姿長久下來都會令人不適，早在先秦時期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就有過這樣的記載「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既然如此，又為什麼還要採用這種吃力的坐姿呢？這其實與當時的服裝有緊密的關係。先秦時期並不流行穿合襠褲，雖說趙武靈王實施胡服騎射，開始有武士改穿合襠褲，但畢竟是少數，普通人若在席上打開雙腳坐下，自然有失體統，採用跪坐就正好將下身遮蔽，之後進而發展出一套禮法習慣，天下遵行達數百年，直到劉宋時期，仍然有人對「偏坐企踞」等「不正」的姿勢作出批判，足見禮法深嚴。

．東漢六博俑，兩個人物俑相對跽坐於陶榻兩端。大英博物館藏。

主辦：千月　協辦：千月堂

陋室講堂

2020年4月26日(日)
中午12:00－下午1:30

舉行地點：香港葵芳葵定路42號東方工業大廈8樓A806室

報名辦法：
觀眾可預先透過WhatsApp或Line進行登記
敬請惠賜全名、參加人數及電話號碼

*登記WhatsApp：+852 92762102
*登記Line：+852 98634953

免費入場

講者介紹：

李維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長期研究中日文化比較，中日文學，中日關係及日本傳統文化。博士論文題目：《三國演義》在德川江戶的本地化研究，以《通俗三國志》，《繪本通俗三國志》及《風俗三國志》為中心。

內容介紹：

儒學一直以來都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自春秋戰國以來，就已經是經世致用的顯學之一，及後獨尊儒術，更奠定儒學在中國長達近二千年的重要地位。隨着東亞文化交流傳播，日本也深受儒學影響，江戶時期儒者輩出，更呈現推陳出新的氣象。儒學東傳以後，究竟出現什麼脫變？對日本的社會文化，又產生什麼影響？